

烟台故事

牙山中帼孙庆美

叶展韵

在胶东半岛牙山脚下的大泊子村，村中央有一条平整光滑的水泥路，蜿蜒延伸至邻村，被乡亲们亲切地唤作“清秀路”。这条承载着乡村变迁的道路，背后藏着一位老党员的赤子情怀——它是大泊子村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孙庆美用十万元积蓄，铺就的乡村通途。

1925年，孙庆美出生于大泊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那时的大泊子村，是地主的佃户村，乡亲们世代租种其土地，终年辛劳却难抵重租。

为何辛劳一年却换不来温饱？为何穷苦百姓始终受尽压榨？1941年，16岁的孙庆美从大人口中得知，村里的柳行楠是党的地下交通员，无论风雨雪夜，都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传递情报。当时国民党蔡晋康部盘踞唐家泊、刁崖后等地，常到乡村敲诈勒索，共产党、八路军为穷苦百姓求解放、谋幸福的初心，让孙庆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
她主动投身栖霞县党组织的革命活动：加入区妇救会，组织儿童站岗放哨、捉拿汉奸，严防可疑人员渗透；动员村里妇女赶制布鞋、鞋垫，全力支援前线。活泼机敏的她，被视为培养对象，各类活动都让她参与历练。因年龄尚小，党组织安排她入校学习，而这段求学路，更让她读懂了信仰的力量——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”。

1942年底，17岁的孙庆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大泊子村第一位女共产党员。此后，她的人生与革命事业联系更加密切：1944年，她担任榆山区委工会宣传干事；1946年6月，她调任胶东5师野战军野战二所政治干事，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。

野战所紧邻战场，距前线不足二华里，主要任务是紧急救治民兵担架队从战场抢救下来的伤员，快速包扎后转送至地方或部队医院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孙庆美亲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。平度战役结束后的一个夜晚，她回百姓家休整，刚触碰到门闩，一块七八斤重的石头骤然砸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她敏捷闪身躲过，这正是还乡团的报复伎俩。

战场行军的艰苦，远超人想象。夜里急行军是常态，一夜要跋涉上百里，双脚磨满水泡是家常便饭。孙庆美婚后第二年，她刚生下孩子，便随部队紧急转移。怀抱婴儿、背负作战物资，步履维艰，部队领导心疼地安排战士帮忙照看孩子。

从临沂、平度、高密到泰安、莱阳、潍县，从济南、淮海到即墨，孙庆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，见证了无数战役的胜利。解放

上海的第二天，她和战友们严格遵守“入城守则”，不人民宅、不进店铺，全员露宿街头。

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孙庆美在原南京军区任职，丈夫王歧秀任江苏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。生活条件日渐优渥，她却始终坚守艰苦朴素的作风，将这份初心传递给家人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部队生活极度艰苦，战士们以树根为食，将直径半米多的树根反复蒸制至糊状。孙庆美坚决要求孩子到食堂，与战士们吃同样的食物。她严肃告诫子女：“我们没有任何优越感，战士们吃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，绝不能搞特殊。”

这份家风，延续至第三代。孙庆美的孙子、孙女、外孙女均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孙女读大二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读大三时仍未购买手机。受她的影响，孙子、孙女、外孙女等纷纷追随先辈脚步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红色家风代代相传。

四

离家数十载，孙庆美从未忘记家乡的山水与乡亲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家乡蜿蜒的小河、村西的老槐树、袅袅炊烟与繁星夜空，总会萦绕心头，那是她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。

得知家乡仍为土路，雨天泥泞难行，晴天坑洼颠簸，三轮车拉运庄稼颠簸不堪时，2008年，孙庆美将省吃俭用积攒的十万元积蓄，悉数捐给家乡修建水泥路。新路建成后，路面平整光滑，贯穿全村直达邻村，乡亲们将其命名为“清秀路”。2009年春，阔别多年的孙庆美回到家乡，走在自己捐资修建的道路上，看着络绎不绝前来探望的乡亲，听大家唠着家常、忆着往事，她满心欢喜。

此时的家乡，家家户户粮食满仓，玉米囤子遍布院子、平房甚至新街，金黄的谷物映照着乡亲们幸福的笑脸。看到乡亲们生活富足，孙庆美由衷欣慰，心中比喝了蜜还甜。

2011年冬，村支书王永杰赴南京探望她，她每餐仅食两块小地瓜、一碗大白菜，无肉无鱼，却心系乡梓，委托王永杰给村里80岁以上老人每人赠予一百元，轻声叮嘱：“替我给老人们拜个年，祝他们健康长寿、幸福安康。”

2013年，孙庆美再次返乡，得知村里学校撤至唐家泊镇驻地合并，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完成学业，她向镇里学校捐款3万元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家乡的责任与担当。

2018年，93岁的孙庆美离世，她的精神却从未走远，她留下的艰苦朴素作风、无私奉献的情怀、对党忠诚的信仰，如同牙山脚下的常青树，扎根在大泊子村的土地上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

传家宝

柳君

如今人们生活富足，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我家却既没有金银也没有珠宝，更没有传世字画，却有几件不寻常的“传家宝”。

父亲的军大衣

父亲的军大衣，挂在老屋老榆木大柜里的衣架上，一挂就是几十年。这件军大衣，在我刚刚参加工作时，父亲送给了我。它跟随父亲一辈子，又穿到我身上，我穿了近三十年，一直穿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生活条件好一些了，我才把它仔细地作为纪念品，挂在老屋的大柜里。藏青色的呢料，虽已微微泛旧，边角磨出了柔和的毛边，却依旧平整挺括，肩线笔直，像极了父亲一辈子挺直的脊梁。父亲在的时候，每年除夕夜，父亲总会郑重地穿上这件大衣，在屋里走一走，呢料摩擦的沙声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一段峥嵘岁月。父亲年轻时在胶东军区独立团参军，是驻守长山要塞的营级参谋，这件军大衣陪他熬过无数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不管是查哨路上，还是跟随首长下部队，都有它的身影。大衣内衬有个隐秘的暗袋，上面放着一个泛了黄的长方布条，部队番号已经看不清楚了，边缘已经发脆，钢笔书写的字迹被岁月微微洇开，“务必死守”四个字却依旧力透纸背，带着沉甸甸的重量。

一双旧军鞋

与军大衣相伴的，是一双黑色高帮单皮鞋。同样是我参加工作时父亲给我的。鞋身的皮革早已失去光泽，鞋帮上的铜扣虽氧化发黑，却依旧结实耐用。鞋底一道横贯的划痕格外醒目，那是父亲巡逻时被边防山上的铁丝网钩出的印记。父亲总说，这道划痕是“国土的皱纹”，上面刻着海岛的风霜，也刻着军人的坚守。他常给我讲巡逻查哨的故事，讲暴风雪里寸步不离的哨位，讲冻得通红的手里，讲战友们并肩守护家国的赤诚。军大衣挡过凛冽寒风，高帮皮鞋踏过要塞冻土，它们见证了父亲的青春与担当，也让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，后来我把它和军大衣一同收藏起来。

一张旧照片

母亲是1930年生人，16岁入党，1958年从莱阳专署回到老家从事幼儿园小学教学与管理工作，在教育教学工作的间隙，特别是一早一晚带领村里的妇女挖水沟、修水渠、整地、开山平地，加班加点和男劳力一样干。1959年，母亲被县妇联推荐参加了山东省妇女劳动模范表彰大会，并留下一张集体照片。这张照片长约1.5米，宽约30厘米，背景是济南珍珠泉宾馆，上面写着“一九五九年山东省妇女劳动模范

表彰大会代表合影”。我们家几次搬家，父亲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客屋老木钟（双马牌木钟）的上面，这张黑白照片有些年头了，四边的木框已经很旧了，木框上的漆已经不见了纹路，但是仍然擦得光亮，画面带着老照片特有的颗粒感。

照片里，三十岁出头的母亲站在第三排左数第三个位置，梳着乌黑的披肩发，蓝布衣裳朴素干净，胸戴鲜红的长布条，用放大镜看到眉眼间满是青春的朝气与坚毅。

这张照片，是母亲青春的勋章，也是劳动最光荣的最好见证。

楸木小半柜

摆在老屋的正中，约五尺高，古朴又敦实的楸木半柜是姥爷年轻时托人打造的。榫卯结构严丝合缝，没有一颗铁钉，紫红色半柜，前面抽屉和两个门上有五套铜零件，历经数十年岁月，依旧稳固如初。凑近闻一闻，接缝处还能嗅到淡淡的木香和铜零件的气味。柜子上层是三个抽屉，下面是一对门，每一层都藏着姥爷的奋斗故事。

半柜上层的抽屉，拉开时总会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，像在低声吟唱往事。姥姥曾说，当年兵荒马乱，土匪进村，她把陪嫁的银镯子藏在这个抽屉最深处，才躲过抢劫，后来我姨姨出嫁，作为陪嫁送给我姨。小小的柜子，护住了一家人的安稳，也藏着岁月里的温情与坚韧。后来母亲出嫁时，这个小半柜作为母亲的随嫁进了我家。

一个旧账本

柜子的抽屉里，放着姥爷用过的旧算盘，也是有年头了，上面有姥爷用铜片钉子钉的数字，算盘下的一个旧账本写着1953年腊月二十三，“除夕掌柜桐油二两”；春耕时节，“购小麦二斤半，秋天付清”；秋收之后，“卖粮五斗，换布三尺”……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这个账本记录着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烟火日常，也藏着姥爷诚实守信、勤俭持家的家风。中间的抽屉里，放着一枚银元，边缘已经磨损。

姥爷曾是村里的地下党员，党员开会总是在姥爷家的地窝开，开会时母亲在门口放风、站岗，暗号是“咳”三声，就是有人来了。姥爷的公开身份是牟氏庄园二地主家的账房，他用三副治病的汤药方子，换回了这枚银元，说是要留个念想。后来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对敌斗争中，姥爷为保护一面党旗被反动派杀害在自家地里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阳光透过老屋的窗棂，照在炕上，军大衣无言，旧军鞋无言，楸木柜和旧账本也无言，母亲的照片映着窗外飘飞的柳絮，在无声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故事。